

随笔

清明的气味

王祥夫

怎么说呢，把清明算在众多的节日里边像是比较牵强，在中国众多的节日里，清明这个节日算是比较清淡，中国的节日都是以吃为主，端午小吃，中秋中吃，春节大吃，这三大节日的主要特色都是要让人开怀大嚼的。而只有清明，不见有吃的说法，比如特别要吃什么？特别要喝什么？清明多与纷纷的小雨联系在一起，好像是，这时节特别容易有雨，古人掐算得真准，南方不必说，即使在北方，也三点两点地落。走在路上，看看衣襟，分明有黄尘，不用问，是雨落了下来。古人的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”只读这两句，你就会问，怎么来不来就要断魂？读下去你才会明白是为了要找烧酒喝。

下小雨的日子里，人们常常会想到酒，与酒般配的也最好是小雨天，窗外绵绵小雨，桌上两壶热酒，瓶中一枝杏花。为什么是两壶酒呢？你得找个好友来一道喝才好，一个人喝没意思。雨要小小地下，若飘泼样来一阵豪雨，檐流如瀑，满街黄浆，好像不怎么能助人的酒兴。所以说，清明总是能让人想起酒的味道，是因为那纷纷的小雨，再加上泥土给雨淋湿过的味道。清明问酒是对的。唐诗中的那个人，没了魂儿一样地拦住牧童就问酒馆哪里有？那简直就是受了小雨的蛊惑。我年年清明这一天给父母扫墓都是要先给二老敬过酒，地上人敬地下人，然后自己也喝那么一点，说是一点，却是一点加一点，一点再加一点，想想，一点再加一点。在那个地方喝酒，也算是和父母在一起团聚小饮，天阴阴的，雨点点的，让人心中有莫名的惆怅，这惆怅便是世上最好的下酒菜，所以人很快就微醺了。回去的道上，闻得见的还是那春雨的味道，那种特别新鲜的、雨洒在土地上的味道。要说清明的气味，也就是这种让人爱闻的气味了。

说到让人爱闻，因为它是天上的雨与地上的泥土混合在一起的清鲜之气。中秋是瓜果气，各种瓜果梨桃的芬芳混在一处，让人无端地觉得嗅觉上的富足和食欲的牵扯，春节的气味则是混合在一起的浓烈的酒肉之气，这时候案头清供的水仙和佛手的清香早就不知去了哪里？端午的气味来得清淡些，是竹叶和糯米再加上艾草的清香，但远不如清明的气味来得铺天盖地，是天地之大气。说到清明节的气味，还要说说杏花，唐人眼里的杏花村我想断然不是名叫杏花村的村子，我想那肯定是纷纷开着杏花的各种地方，杏花开足的时候只可用一“闹”字来形容，杏花开足的时候那花便全白了，只有花萼处还有那么一点点的胭脂，这时候你在太阳下看杏花非得眯上眼不可，真是白得太晃！或者不行你就戴上墨镜。

在北方，杏花总是开在清明前后，不会太早，也不会太迟。



张朝曦 绘

北地苦寒，蒙古族人用情的植物太少，不似江南，兰木之浆，红梅之萼，莺莺燕燕，到处可以寄托。而爱情温软，所托情怀，想来只有花儿。

《金叶尔玛》是一首情歌，记载蒙古族男人整理不清的心事，怜人自怜，也拿花来说事。在内蒙古，夏季那么局促，有多少鲜花可开？唱歌的男人笨拙地指举江西腊花和海棠花，作为想念情人金叶尔玛的证据。

金叶尔玛是一个少女的名字，像王献之迎江而娶的少女桃叶，都是植物的名字。只因嫁了，如杜牧所恨“绿叶成阴子满枝”，让人想不通，话语在心里倒腾多少遍后，打开嗓子一唱，洗洗心肠。

民歌好，旋律天成，非作曲家所能“作”出；词也好，让作词家看了惊呆。作词原本就是奇异事物，而作词家则让人奇怪：一个人不断作歌词，他总在恋爱吗？

《金叶尔玛》唱道：人说江南风景好，到处开放江西腊花。江南非长江之南，蒙古语江与河不分，大水而已。江西腊又写作姜丝辣，怎么写都行，波斯语音译。此花草本长茎，花朵明艳孤独。一瓣一瓣放光华（此句译得可疑）啊喏啊喏。出嫁到江南的金叶尔玛姑娘，你是我思念的花。叙本事，嫁了。人说情人终美满，为什么是假话？人去楼空只剩下，啊喏啊喏。人与楼译得牵强。土地狭促才造楼，为登高才有楼，北地无此物。只剩下，你手缝的汗衫和香囊，伴我度夏。倘无情人留下的芳泽，亦不受此相思苦。而前一句，对格言的气愤已溢于言表。关涉爱情不宜有假话，更不宜有格言。人说草木也有情，能传知心话，院里栽满海棠花，啊喏啊喏。海棠花成了最后的指望。蒙古族人喜欢这种花，常以此取女儿名。等到花儿开，等到你跑过来，送你一朵思念的花。

花儿开与跑过来，是歌中最憨之处。女人为什么不跑向花开的地方？所有的女人都应争相跑到花开的地方，像蜜蜂。爱人只有爱，而无其他。悲伤时如海子说“手里攥不住一滴泪”，只好等待花开。

情歌多不讲理。葛洛夫说“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”，所指IT界。而爱界，只有偏执狂才能爱，最后诉诸海棠，有花则有美人跑来，好好开吧。对此，谁若不信，都显得有一点阴险。

等到花儿开，等你跑过来

鲍尔吉·原野

记录

回味

微信人生

白松青

有微信以来，我手机里的好友陆陆续续增加到数百人，一长串。这大概就是“滚滚红尘”吧，这么多年，一路走来，有一些微友早已告别了舞台，淡然而去，如同一片雪花落地，悄无声息，无意间知晓，回忆变成酸涩，留言犹在，阴阳相隔，但我并未在好友录中删除，留着一份念想。有一部分微友好久没有联系，交往甚浅，只是人来熙往中不经意的偶遇，在某次饭局、酒局？来往不多实属正常。还有一些微友，年轻时接触颇多，曾几何时一起聊天逗乐，插科打诨，留下诸多欢乐的记忆，临近暮年略显沉寂，形同陌路，三观让情缘自然分流、切割、归纳，勉强不得。还有些微友以发售广告为主，邂逅过程早已忘记，我却成了他们广告内容的忠实读者，缘分使然所以不删。人生这场戏就在方寸之间，每天翻看微信，成为生活内容。微信让友情快餐化，但看似虚拟、冰凉的网络空间也有人间真情留存，让我难以释怀。

哥，过几天见个面，一起喝酒……这是我一直保留的一条微信，发布者是一个近郊农民朋友，身有残疾，赶上政府好政策，勤劳致富，日子过得红火，但儿子不争气，染上恶习。有机会在一起，他时常向我诉说心中苦闷，我想法劝解，但收效甚微。我知道他心情不好，想和我见面念叨念叨，所以一直期待着，但大半年过去了，没有消息，再打听，竟然去世了。心情不好，突发心梗，当下驾鹤西去。年龄53岁。他给我发的这条微信竟成了遗言，闲暇无事看手机，翻到他发出的这条微信，便想起他的音容笑貌，用残疾的手臂，招呼我们抽烟，喝酒。我不由感慨：人呀人！

谢谢关照，等我痊愈一定登门拜访……说这话的是我的发小，一起玩大。那年，我回老家过春节，正月初六唤在一起见面，他兴高采烈，姑娘大学毕业，考上公务员，久未见面，我为他及女儿的成就骄傲。岂料，仅仅过了一星期，正月十三，他打来电话，声音平静，哥，我得了肝癌，当地医院确诊了。闻言如同惊雷炸响，深感诧异，我说你现在就动身来太原，到省肿瘤医院，我找朋友给你看看。百十公里路程瞬间即到，肿瘤医院专家明确告知，当地医院诊断准确，而且既不能手术，也不能放化疗。言外之意就是准备后事。沉痛异常，在北京一家大医院我还有一朋友，立即赶赴，朋友找到肝胆专家，研究了病情，给出意见：花费几十万，做一个不确定的手术不值得，病灶位置相当凶险，三个器官交织。自始至终我的发小一直在旁边聆听，表面上没有表现出任何悲哀，他刚强、豁达、理性的性格让我钦佩不已。京城回来，他回老家静养，我上班，不久给我发来一条微信，表示感谢，转眼三个月过去，传来他去世的消息。他发来的微信就留存下来，想他录入微信时，对生命依然充满希望，但造化弄人。时光荏苒，六七年过去了，看到他发给我的微信，不由想起他的豁达、阳光的秉性。

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，让绚烂变得短暂，沉寂成为常态，不必纠结曾经，每个人终将趋于孤单。“忽有故人心上过，此生也算共白头”只是一种文学的唯美和浪漫，如此，又何必一脸悲哀？



王春波 绘